謝疊山集

獻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謝疊山集

謝枋得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幷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扣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幷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開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時委貿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鐫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旣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叅政者尙以爲摩霄之鶴可熟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者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卒之後先殉節科名爲有光矣先生嘗著詩疏、易說、批點檜弓、唐詩、陸宣公奏議、文章軌範諸書予恨不能盡得其原本而闡揚之而獨存其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乎言表後之覽者能無興起於斯文而歎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者自商、周以來合四人如出一轍

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檻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一作趙葵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鎭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

中。日麻衣踽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達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願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蔬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

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

謝疊山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程雪樓御史
上丞相留忠齋
與參政魏容齋
與李養吾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與劉秀巖論詩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
薦寫神黃鑑堂
與菊圃陳尚書

啓

代賀宗臣正

謝宋亦山惠米
謝人惠紙衾
謝惠醋

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
送方伯載歸三山
送黃六有歸三山
交信錄
重刊蘇文忠公詩
贈地理楊南川

記

寧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說
秋旦說
江仲龍字說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冰崖詩卷跋
梅野起居啓補

謝疊山集卷之一

宋　謝枋得撰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豺狼盈山。止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匍匐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棄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眞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荊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嶽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識詩書。頗知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閫徐方直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吁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眞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絰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待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肹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止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効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懍懍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遺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眞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黏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眞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偸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過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爨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衆兵當一面矣。觔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

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卽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袭卽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卽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卽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羹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旣爲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望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尙可保全生靈尙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

則去。某前後叅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卽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敢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悖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使江浙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脇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

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居箚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勳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疑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疑慮亦太勞耳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縗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卽不食烟火今則幷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虜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殽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釣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閭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於舍選擢掄魁。視進士上之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卽日受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湖七年給禮。亦未爲遲。執事坐鑪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醉服。推讓爲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湖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爲冉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覘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窮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薇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持文之士。勇爲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虞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彘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顛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非

天地間常人所能辨使常人皆能辨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聖神乃可爲天下之主古今未有絕道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爲戎狄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事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書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眞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埽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眞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歎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監畿漕祕選沂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宵官膴仕如取諸寄終爲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

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願一灑從祖從叔從兄之恥。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飡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榮。願梅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與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秀巖論詩書

詩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爲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凝嚴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潔者五十篇爲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近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篇。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邁編晚唐五百家、王荊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

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韋詩后山詩爲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爲校正今爲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謾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爲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膺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徵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而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爲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峯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爲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脈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恆產本不多其曾孫希概希仁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爲橫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耕墾者半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直錢則鬻以養馬今則無可鬻者矣皆爲困

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畊之給田宅余景詹之賜室廬蘆稍不可望於今日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脈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一例優卹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子孫孤弱寒窶不爲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黃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況希仁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卹某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爲庸敢合辭鳴號於大人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尚書省府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爲站戶而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儒戶體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於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勸奬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薦寫神黃鑑堂書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胷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強爲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黃鑑堂丹青不減顧愷之閻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樸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鬻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餓之不卹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靳一辭瀹濯毛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躪躒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

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

與菊圃陳尙書書

某揆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人懷。台候勳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滿懷。某閒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雪玉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避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茶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巖。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眞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兄子弟皆名賢。上關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高人蒙縶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爲季秋候。其說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爲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孤踪獨抗。勳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可爲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爲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爲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讀離騷。突然問某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飮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飮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飧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

衡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愛我也不徒與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荒愚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爲海濱大老閒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爲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煙霧有無間冠星佩霞窗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麃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氣老仙者非一人儻無可使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代賀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泰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禮楚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宮前嫩柳懷上皇攀折之恩願消西北之嚴凝廣布東南之溫厚埽清飈霧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淚逋臣嫋嫋秋風思公子而遠望萋萋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思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繞煙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啓伏蒙台慈饋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潔豈無騷客之粮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糴一

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富。焉能浼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惡非其道。而壺飧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齎糧。師非學稼。菊飧蘭糗。半生恥飫於肥甘。矛淅劍炊。十載備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父。甘爲飯不足之廣文。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温飽。晚同無己。頗能忍於饑窮。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儘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顔。不畏絶糧。見門人之慍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攘臂而游。雖免炊沙。終慙不穉。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恭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公秩。何止閔憂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燮理而黍豐。爰命廩人。無飢客子。某敢不風歌授粲。雅詠裹糧。豪傑襟期。已見指困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廩而言。辭雖有窮。意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眞實。不爲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之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蓊房。薄塵寰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氛埃。眞成玉樗。敷竹牀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而西川之耆俊。儉於奉己。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綢之衿夸。未見青綾之華煖。雄心英氣。尚有寢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鑿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涯。物外獨清。疑是臥袁安之雪。室中

生白。宛然宿杜老之雲。恭惟某人睡不拋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攜枕簟而游。靜聽鍾聲。臥不覺衣裳之冷。某共承珍貺。願廣德心。因鐵衾而廣千間。儻遂庇寒之志。得布袋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謝惠醋啓

道心苦淡。自知吸醨之難。德意醇醲。乃有作酸之惠。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末。可觀敬老之誠。物雖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我聞周典。官有醯人。掌五齊之調和。合七菹而醞釀。上則登於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賓筵。禮之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鹽必有梅。前聖之望良弼。鼻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珍。何有斯人之善諭。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嗆喁。堪憐聚蚋。獨愛道眞之嚅嚌。又笑醯雞。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雨韭。頓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萍。不厭朝齏之索漠。鄰何待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恭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量兼容忍。眞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窶之庖。頗知曲直之味。某嚥津佩德。流歠懷仁。願子和羹。當雨霖之重任。爲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既以心藏。不須言謝。

謝疊山集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戶不徵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宸命來往。煩廩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霪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折俎充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趺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意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皁隸之奉主人翁也。爲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爲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襲遂對漢宣帝遺意。人以爲賊盜。吾以爲赤子。人方治亂絲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吏生者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冤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僦廬託妻子於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舍也。如京師。謁吏部。求祿以養母。朋友載酒祭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

十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答如養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綮偏僂丈夫之承蜩粲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聽之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誤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爲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矣止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己如忠齋留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遂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眞遂爲穹壤間無用之物余之負知己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游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爲余問之朱希眞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夜攀庭樹數星辰余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灑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聲欵吾側哉朋友謂余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爲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眞情乎有揚觶者曰不載酒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爲建陽士大夫餞令君史君詩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歷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壡於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物孽叟爲此妖言司歷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爲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

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今上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校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羸鼠饞涎吐吞不敢啄嚙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如咽鍼如肌骨柴如曹類喝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治賊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斃乎摧肌殉肉於儒戶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豈古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戶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薄科舉程文不爲而喜爲詩某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閒語伯載曰以子之才屑爲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唉頤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爲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爲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爲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攜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十三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

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爲漢嬾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爲董公爲子房爲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豎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尚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釣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非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闊光采韜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衞途人譬欬亦可通夜闌聞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俟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拯世之心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呼彝而滅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无咎

時文俗士盛年豈肯爲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顛迷沈冥形生神死猩猩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路教爲山長爲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儒囂囂然不屑攜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鑪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凋殘喬幹聳翠砥崑同鑪虹氣燭天拙工俗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爲奇亦當以爲怪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子之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尙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

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爲世所屈。始熙寧訖靖康。權鑪銷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無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鄙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爲大音。洞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爲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耶。小人剝君子。女眞陷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攜訶者耶。過江輿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文不滅。至今新篁葉上。有墨點爪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屋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

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爲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公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也。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耶。楊君之命固當然耶。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回天入神之技。不爲當時所重。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於穹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君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記

寧庵記

張仁叔葬本生母於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秤。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三人守冢。扁其廬曰寧庵。合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蘋藻。寒食澆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冢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爲寧親謀亦遠矣。仁叔垂涕

洟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豳我詩未知其情之眞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爲亦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盆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爲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爲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愼久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鳥鵲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膽常縣縣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皆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爲勞以老爲逸以死爲息吾親老而未嘗逸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安靈幽扃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冢有其人守冢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爲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實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子盍爲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

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市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家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爲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績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乎寧親一念天實臨之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託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峯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元天子某年鄱陽李榮庭譔書辭託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饑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常座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

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殷遺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鳩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爲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高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臞不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

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開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於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眞君立功江湖。建邵境上。民營道院於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叔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產。竹木瓦石。黃冠經始守靈瑣。先後施捨。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齋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眞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於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救水旱。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諂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肯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爲人臣而勤於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爲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大小。咸曰報本。貓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神有功於民則祀。民勤勞於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諂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

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臯陶子伯益有其後嬴爲殖諸侯趙爲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臯陶祀未殄也臧文仲悲傷憯惻如疾痛之切體膚使其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臯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爲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爲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與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冢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義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

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殷
閎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眞相乃靑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
乃南方丙丁火以鎭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
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託乎枋得儻見
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
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
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
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
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
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
時抵瞞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
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
王化結豪傑志斬虜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
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
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讎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

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實焉耳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爲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身爲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可言而不可行爲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性理書者取窮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饑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胷懷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氓作亂單車半夜入賊巢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穀萬餘石爲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公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當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爲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爲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

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麤皆可爲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貴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鬨衞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補漏猶能讓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鬨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閫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拨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祭諸費皆鬨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與元府推官諱巖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爲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鬨

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爲存。易亂爲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温、游公景仁、謝公德芳。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處歷元祐時。其心眞足以合天。其德眞足以服人。亦可以爲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材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與國脈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爲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爲天道可必。毋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剔。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傳。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說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勵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以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

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爲天必有眞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爲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尙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飮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蘂則飧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跫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爲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游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爲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嘯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到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無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跋

鷺州書院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規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

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逮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庠者十二爲序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興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爲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耶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爲世所尚矣

蕭冰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倡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

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梅野起居啓

世無子產孰頒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元已爲貧士忍聞稱貸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願灰身外之帡幪若不寄貲豈敢嘖於錄事儻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爲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載好檢殘編莫作詩人笑話

獻酬集

許棐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獻醜集

宋　許　棐　集

閨女弄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嬙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也自重痴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爲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梅屋記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庳地狹極南別築數椽爲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通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飢人畫餅癸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爲梅今也以心爲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齗齗以爭其無喋喋以衒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瘞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乎。棲鴟梟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而紅紫者乎。何桶杙不齒。輻輻不錄。而泛泛水中爲不剝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斲爲瑟琴。文爲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一紅爐也。古今一燄光也。堯桀同埃。孔跖共燼。豈獨予可哀而爲是拘拘者哉。請爨之。予不忍。瘞于後圃。贊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木乎。超生死類。

朱黃二君說（二君朱黃二筆也阿阿膠也）

阿丈人揖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爲梅屋校讎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黃君曰。辭訛理舛。非我莫攻。點謬畫差。非我莫蓋。且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赭容奮髯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我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拯謬之丹砂也。彼雌其名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頻濯髮者易禿。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爲主人養生之鑒。

海鹽廣福永爲賢首教院記

竹軒住廣福之明年。榛蘢芟夷。廊廡環接。學袍鱗萃。慈像金鮮。復舊觀之漸歟。一日。偕知寺淨喜來白。梅屋居士曰。君與寺鄰。吾爲君友。壞梁又有而祖監丞題墨。前因後緣。如此不絕。敢有請焉。廣福賢首道場也。彼宗逋住二三十年。教異事殊。隨葺隨毀。更久燕雀亦無容身地矣。吾持此教居此寺。是客去主歸時也。一身當百廢。不敢不勉。第恐主席未煖。客單已侵。主退客留。寺興廢未可知也。淨喜援郡刹眞如故事。

開於禮部部然其然符郡郡帖縣及寺一邑官吏士民又莫不然其然也欲鏤帖以照來者子爲我證明居士曰萬物興廢有數而況寺乎寺當廢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能扶其毀當興九十五種外道心不能害其成今寺廢數極數極寺興如冬株剝落春陽必回華孕芳舒客塞不能遏也然則華嚴世界不從天隊則自地湧又其不然舍金雲委施力川增衆妙混成自然愜當是時和尙趺坐一席戒水澄源慧燈韜焰無佛無祖天地一塵昔未來未嘗不來今未去未嘗不去非來非去是名常住是帖也何必刻淨喜曰石已具姑刻之

梅屋書目序

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鈎爲一貪貪書而飢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書目未有序童子志之

送張南窗序

南窗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外一日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弦弦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崖

身伯牙兮心子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乎。

融春室記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楹。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窗晴日煖。飢骨暢柔。壚温火深。神氣和洽。未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痴。異令於一室也。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裘。同一温纊。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之心也。

王文書目序

王文以書謁。而貌有羸色。予問其故。對曰。文載書自杭而湖。自湖而秀。村檠郭滯。日引月長。舟不減輕。囊不增重。蠹飽而人飢。別圖什一之利而未忍。不獨貌羸。心亦凋矣。予曰。女書不售。他利可圖。士不讀書。無業可換。況當天子興太平。以詩書化天下。天下之士。方鮮醒陋目。刳鈋怠心。吾見家韓槩而戶鄴架。爾羸然之貌。爲欣然之色矣。姑小待。

責井文

夏五小旱。井無泒泉。予俯睨而責之曰。吾謂女炎夏涵冷凜。冬抱温。不趨其時者也。朝瓢冰澄。莫罌玉溜。

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獨枯。泄竇塵積。甃縫煙生。始悔知女者淺。期女者之太深也。予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嬾而睡。見童子蓬頭土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釜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罍艷艷。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久濟亡功。一渦成怨。何少恩耶。當扣天閽。叫泉戶。償子無窮之汲。覺不知其所之。但聞西簷之雨。

送教上人序

人不游學。自塗耳目者也。士而游學。渺渺江湖。寥寥師友。何處非重費哉。故以貧塗耳目者。十常八九。僧天地一剎也。聞鍾展鉢。望塔投師。安有士之一費。如是而不游學。守巢鳥耳。鄉僧修教讀智者書。參皎然、靈一句法。又飛錫鷲峰。目書外之書。耳句外之句。離山出海之龍象歟。鷲峰、予舊吟行之地也。老矣不能侶馳。作送行序。

樵談并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磵雲崖。和樹聲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瓿。裂史黏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寃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懽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刳精鉥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觸金閱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爲不全之書是遭無餘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臛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僊眞僊也不求眞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閨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伯何必彈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鼃深鷁焱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餤賂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必錄一拙終身弃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蔌珍瘞身列艷靡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羣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不鳴鴈俱死予召而喻之曰夫瘖於聲者未必瘖於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叱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賓戚升堂嘯而迎之淦人過門哆而逐之又不瘖於親疎者也視夫衞鞅吠父王莽吠君管叔吠兄弟怒聲徙嘈嘈於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死是冒持聽衡謬操刑柄生者幸而死冤矣羣佃相視而歎曰吾儕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俱生拱而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謝疊山集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八三六上(1)